

浮世

绘

“浮世”源自佛语即“尘世”
“浮世绘”就是“虚浮世界的图画”

第一部

男人错

一人◎著



男人错

01

“说点话吧。这屋里憋得人真够呛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

“你随便。”

“我可不会随地大小便。”

“啐，油嘴滑舌的狗东西。”

“男人是狗。你也别得意。这话其实就是拐着弯儿来骂女人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男人是狗，潜台词不就是说女人是狗日的么？”

“你去死吧。”

“会有那么一天，不过，现在时辰还早。狗，我还没做腻。你说，女人是不是很愚蠢？白白嫩嫩的，却整天包裹在黑咕隆咚的衣服里，真是暴殄天

浮世绘 第一部

物。”

“放屁。”

“喜欢你这个性。特爽。”

“无耻。”

“无耻是我的座右铭，卑鄙是我的通行证。”

“你会有报应的。”

“因果关系只是一道小学四年级的线性方程式。上帝的智力不会这么低。你放心好了，没有恶，就没有善，为平衡这个宇宙，让自然生生不息，上帝会保佑我这种恶人长命百岁，心想事成。而这，也是被历史不断证明的。”

女人抿紧嘴，执拗地偏过头。男人嗤嗤冷笑，手左右来回地拨女人下颌，像孩子玩拨浪鼓，眼神戏谑里不无恶毒。屋里开着空调。拉起来的窗帘上有些浅蓝色的小鱼，在缓缓游动，尾鳍三角形，样子与扔在地上的三角短裤差不多。地板暗红，上面扔满揉成一团的卫生纸，皱巴巴的。空气中漫着一股大汗淋漓的味道。男人坐直身，仔细端详女人的脸，“如果现在，秦愿破门而入，你会怎么办？想一

男人错

想，这场景都令人无比兴奋。”

男人说着话，手指拂上女人乳房，五根指头像按琴键，突然食指伸出，往乳头上轻轻一弹。女人情不自禁啊出声，光滑润洁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，目光顿时迷离，露出口雪白的牙齿。唇，红艳艳，“哥，轻点，疼。”

“贱就一个字，人也就一个字。合起来，就是贱人二个字。”男人哈哈大笑，仿佛遇到极为可笑之事，笑声越来越大，牙齿闪闪发光。腹部那几块卤水豆腐似的腹肌抖个不停，猛地，双腿一屈，鲤鱼打挺，站稳，大步从床上迈到椅上，再从椅上跨上写字台，哗地一下扯开窗帘。大朵大朵的阳光像一群发了情的公牛飞扑而下。女人惊叫一声，迅速拽起被子裹好自己，“快拉上，别人要看见的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男人哼了声，“小时候我最爱站在窗台上对着人群撒尿。嘘，知道吗？童子尿可以入药，本来我应该对准那些大人的嘴巴拉，可惜那时我还不懂事，它们全那样浪费掉了。”

“怎么摔不死你？快点。”女人将被子蒙住头，

浮世绘 第一部

厉声叫道。

“别毒如蛇蝎嘛。多不好，有损广大妇女形象。妇联会向你提出严重抗议。”

“你恶心不？再不拉好窗帘我真生气了。”

“见不得阳光？小心得软骨病。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赤裸裸，谁出生时不是他妈的赤裸裸？人家国外天体营什么的，从来不怕春光尽泄，就怕自个身材不好没人看。”男人嘟囔，扯好窗帘，视线在由床单勾勒出来的女人曲线上巡睃，“贝壳，发现没？这些阳光好像是由颗粒组成，打在皮肤上竟然会隐隐作疼。”

“你烦不烦？”女人从被窝里伸出头。

“不烦。”

“你就不能闭上眼消停一会儿？”

“睡不着。是你让我讲话的。”

“算了，当我开始没说。我情愿你现在呼呼大睡。”

男人皱起眉，回到床上，搂住女人，大口啃了几下蹲在女人胸脯上的那两只小白兔。女人的脸色缓和下来。

男人错

“贝壳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吗？”

“不可以。”

“心肝儿，满足我一点该死的好奇心嘛。”男人伸出舌头舔了舔女人的耳垂。女人的耳垂丰盈圆润，似一滴下坠的水珠。女人没说话，低低呻吟，腰肢轻轻扭动，看得出，她极为享受现在。男人的手挠过女人的脊背，“你，贝壳女士，不断从绿裙子上扯下一块块布给秦愿先生扎头巾时，心中有没有罪恶感？我很好奇，真的好奇。”

“所以才会有快感。”女人忽然睁开眼，推开男人，情欲如潮水退去，肌肤瞬间恢复白晰。她拉开床头柜，找出包烟，点燃，深吸口，脸色有些不耐烦，“知不知道，你很变态？大家各取所需，就是了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”

“也是，乖乖。别生气，咱们继续。日出东方，日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。”

“回去日你妈。”女人将烟狠狠地摁灭，手指尾指翘起，掀起衣服，去洗手间。洗手间里传来掀马桶盖以及泅泅沥沥的水流声，男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竖起耳朵听了会，吹起口哨。

浮世绘 第一部

02

“他用烟灰缸打爆她的头。去年，就在这间屋里。那时，窗户外房子还没盖好，到处破破烂烂。到了黄昏，那些断壁残垣活像一群孤魂野鬼。几只野猫就在其中跳来纵去，绿幽幽的。有时，猫整夜地叫，特疹人。你知道的，这是猫叫春。这些该死的猫还时常会蹿入厨房里偷东西吃，它们竟然还晓得用爪子撬开冰箱的柜门，简直太欺负人了。”

女人斜倚在门框边，一脸愠怒，葵花籽壳生气地从那两片薄薄嘴唇里蹦出，跳入沙发边的塑料筐内。塑料筐上印着一个穿泡泡裙的小女孩的图案，颜色倒还鲜艳，可惜左脸颊上却有一块黑乎乎的印记，这可能是女主人吐出的口香糖留下的痕迹吧。秦愿仰起头，屋子里的光线有些暗，客厅里大大小小的家俱皆沉默不语。女人嘴唇却因此闪

男人错

闪发光。她的口水真多。秦愿打断女人的话，闷声闷气地说道，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哦，对了，那烟灰缸还是她买的。顶精致的一个烟灰缸。我都想给我男朋友买一个。可她始终不肯告诉我在哪儿买的，只是说好贵，是纯水晶。后来，我在一家店里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一个只要五块钱，她真会骗人，拿玻璃当水晶来骗男朋友。要是他，早就将这烟灰缸砸她脑袋上。他砸得真狠，手劲真大。那烟灰缸都开了花。她到医院缝了好几针。要是她，肯定告他虐待。”女人停下来，将手中没嗑完的葵花籽抛入筐内，喉咙里叽哩咕噜地响过一阵，咳出口浓痰，眼神柔和了些，“贱。有些女人贱起来真没法子救。以为老公就是一生一世。到头来，吃亏的还是自己。男人哪有好东西？是东西，就不会挺着个玩意儿到处乱戳。你说是不是？哎哟，你看我这张嘴，整天胡说八道。我不是说你。男人里面也有好的。可惜好东西早就被人抢购一空。如今的姑娘下手都狠着呢。我猜，你一定结婚了。像你这样成熟稳重的男人，现

浮世绘 第一部

在真不多见。”

“如果没有别的问题，麻烦你在这里签个字。若想起什么，不妨拨这个电话，这是名片。谢谢你的合作。”秦愿从上衣口袋掏出笔递过去。天气并不热，屋里也只是一盏菊花似的灯，花瓣被旋转的电扇扯得七零八落。汗水从额头滚落，粘乎乎的，像粘上鼻涕的蚯蚓。女人趿着鞋走过来，抓起笔，浏览一遍，啧啧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下去，眉头锁结，签下一行龙飞凤舞的名字。她的手与贝壳一样修长，可惜却没有光泽，骨节处隐隐发白。她这么爱说话，想必寂寞得很。秦愿心中微微一漾，眼睑垂下，不敢多看这个饶舌的女人。女人递回笔，手指在他掌沿一触。秦愿赶紧站起身，“谢谢。”

“谢什么？有空常来玩。我这里别的没有，清水还是有一杯。”女人扭着腰，眼神在秦愿脸上扫了下，随即，又变得空空荡荡，“算了。我在这里也呆不了多久。虽然东西能搬走，可人的气味搬不走哪。合租几年，要说没有一点儿感情，那是骗人。人哪，说死就死了，比一盏灯熄得还要快。你知道哪

男人错

儿还有条件合适价钱又低的房子出租吗？你们都是千里眼顺风耳。我是真不敢在这里再住下去。”女人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慌。

“我帮你留意一下。”秦愿小声地说，他有些不耐烦了。石英钟的指针在墙壁上滴滴嗒嗒，像一把不紧不慢的刀，将时间一点点切掉。六点钟了，贝壳回家了么？

“你老婆一定很漂亮吧？”女人掬了下额头碎发，冷不丁地抛来一句。

什么意思？真是个话痨子。她若披下头发可真像童话书中的女巫。也真够胆大，说话都不拐弯儿，哪有这样勾引男人的？十有八九干那行，眼神都带着小勾子。等会可得好好用肥皂洗下手，天晓得她们有多脏。不过，一个做小姐的说话能有这水准？形容词加副词一大串，听起来，就好像是中文系毕业。她不会是贝壳的学生吧？应该不是。贝壳要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学生一定会气得吐血。秦愿胡思乱想，心脏咚咚地捶了两下肋骨，点点头，说，“一般。还能看。我得回家了。”

浮世绘 第一部

秦愿起身阖上门，对着墙壁轻轻说了声再见，揉揉发麻的太阳穴，将憋在胸口的闷气吐出来，噎噎，一口气走下黑咕隆咚的六楼。到处都是破桌破椅破箱破锅破碗破瓢破布。它们潜匿在暗处，活像日本电影里那些缠满绷带破破烂烂的忍者，不时窜出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还不能还手。妈的。秦愿捂着头出了楼梯口。暮色已重，一盏盏灯光从无数个窗口迸射而出，这些长短不一的光线跳跃在空中，像一把把剔骨小刀来回挥动，并从空气中挑出一丝丝的甜腥味。秦愿紧紧腋下的公文夹，心中不无懊恼。这可不是他应该干的活。

“晓德，下午咋没开机？”

“没电池了。”

“帮你揩了一下午的屁股。害得老子像个警察似的，还是刚出校门的那种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别哭。叔叔抱。”

“没大没小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遇上个娘们儿。嘴碎得跟鸡啄米。”

男人错

“大惊小怪，女人难免更年期嘛。”

“长得挺漂亮。”

“人在哪儿？”

“与许刚合租一套房的。”

“晦气。”

“今天我是以你的身份去找那女人。给女人留下的名片也是你的。她若想起什么会再打电话给你。这样的女人最好甭招惹。写高点，别丢我的脸。现在谈家庭暴力的文章海了去，多半是第一人称自述，特假。要注意强调纪实性，不妨把自己与那女人的观点交错起来写，在保证文章客观性的同时，让话题切入到水底。材料我放你桌上。你最好今晚去拿，熬夜赶出。我明早看。这次杂志改版能否一炮打响，就看我们能否将这道菜炒出什么样的滋味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好个屁。以后再跟我玩这套金蝉脱壳，非扒你的皮不可。”

屋子里没灯，贝壳未回来。秦愿挂断电话，掏

浮世绘

第一部

钥匙开门，换鞋，径自走入厨房，将刚从菜市场买来的肉放弹簧称上一称，“少了半两。婊子养的。”秦愿嘟囔着，系上围裙，淘米煮饭，麻利地将洋葱剥净，放平案板，拧开煤气灶，操起菜刀，刷刷地忙活。放油，爆肉，加些姜片调味，贝壳的口味偏重，味精再多放半勺。洗衣机里还有早上泡的衣服，统筹时间，不浪费一分一秒。秦愿边干活，嘴里边念念有词。门口有脚步声？步子太重，不是贝壳。贝壳怎么还不回家，电话也没有？空气是漫开好闻的饭香，秦愿使劲地嗅，手掌碰碰衣袋里的手机，按捺住打电话的冲动。很快，菜烧好了。秦愿把菜一份份摆好在餐桌，拿衣服去阳台上晒。贝壳啥时买了条镂空还镶蕾丝边的内裤？弹性挺不错，应该是名牌货。秦愿把带着洗衣粉味的内裤凑到鼻尖，抽抽鼻子，眼睛往楼下瞟去。

楼下有一个小广场。里面有俩小花坛。花坛边上是一圈修剪整齐的女贞木，被灯光漾出一片片缅甸玉般的颜色，在蒙蒙夜色里晶莹透剔，煞是好看。广场中间有个钢制的几何图形，据说象征飞

男人错

翔，秦愿看了好几回，也没有发现哪一片钢铁称得上翅膀。那几个疯小孩又踩着滑冰鞋出动了，绕几何图形来回兜圈。短发女孩儿滑得不赖，腿分得真开，胸脯鼓鼓囊囊。靠，那傻小子竟然敢高高跃起，试图来一个空中转体三百六十度。胆子大不是坏事，若大得没边了，岂不是色胆包天？姑娘们的青眼得靠真本事挣，不是说有勇气就行。

贵在技巧。贵在张弛有度。贵在谋定后动。

好了，这回跌了个狗吃屎，大脑里的粪便恐怕又多了些。秦愿俯在窗台上，兴致勃勃地看这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。年轻真好。傻小子终于完成了一个空中转体三百六十度，尽管不是很标准，几个年轻人都欢呼起来，短发女孩儿干脆扬手抛去一个飞吻，估计她是傻小子的心上人，傻小子嘿嘿乐晕头，脚底一滑，扑通一声坐下，腿劈成一字，顿时尖声哀嚎。舞蹈演员还得把腿踢到自个后脑勺呢。这些孩子的眼睛怎么就像自来水龙头？难怪现在要与“钙”搭边的保健品就卖得飞快，他们实在太缺钙了。

浮世绘

第一部

时针指向八点正时，秦愿终于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。

贝壳，我的贝壳。

喉咙里一阵发干发痒，秦愿咳嗽着，赶紧奔回厨房。该死，刚忘了做荷包蛋，贝壳最喜欢吃自己做的煎蛋了。

03

“回来得这么晚？”

“与李姐一起上小辫子做头发。”贝壳脱下外衣，秦愿接过来，顺手挂好，“蛋煎老了。尝尝能不能吃？”

“挺香。”贝壳抓起筷子，“味道刚刚好。我饿坏了。”

“我给你倒杯红酒润润嗓子。”

“别，你把茶缸放下。我不是牛饮水。说过多少次？红酒得拿高脚玻璃杯盛。就是改不了。农民。”

男人错

“好的。你瞧我这记忆。”秦愿嘿嘿干笑，从柜里找出两个玻璃杯，洗净，斟好酒，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可惜少了点琵琶声，否则下酒的东西就有了。”

“恶心。”

贝壳活动脖子。墙壁上有只苍蝇正蹑手轻脚地走着。贝壳抄过矮柜上的公文夹，准确地砸过去，“该死的苍蝇，这么高的楼也飞得上来。是不是哪块纱窗破了？你有空瞅瞅。哎唷，哪来这么多美女图片？”贝壳捡起从公文夹里散落出来的相片，眼神似笑非笑，“一个比一个大。这个女人的乳房怕有 38D，简直一哺乳动物。这得耗费多少硅胶往里面填？”

秦愿赶紧分辨，“杂志改版。听说不要多久，市财政将停止对杂志的拨款，所以社里就先未雨绸缪。这事准备了一段时间。”

“听说你们社出事了？”

“你消息倒蛮灵通。”

“做头发时听人讲的。早已是满城风雨。”贝壳转身坐下，拈起块煎蛋塞入嘴里，“你们男人真

浮世绘 第一部

不要脸。有了老婆还要找小蜜。找也就找了呗，偏偏没本事摆得平。自己从钢丝绳上摔下去不打紧，还非要拽上别人的花样年华。那女人真是倒霉透了。”

“也不能怪陈主编。她实在狠了点，张口就五十万。人家没说不给，说缓缓。她却不肯，说老娘得癌，要化疗。这话谁信？就算她讲的是真话，一时半晌，谁拿得出这五十万真金白银？也不瞅瞅陈主编这身排骨？”

“文人一枝笔，手歹着呢。有偿新闻什么的不说。我听同事讲，有个记者揭白鹤日化生产的化妆品的底，文章写好了，先不见报，私底下，托人往白鹤透了个气，那边慌了神，立刻派人揣上二万现钱来摆平此事。”

“当白鹤是一只傻鸟？若人人都来这样敲诈，白鹤早成死鹤了。你莫听风就是雨。那记者当时确实拿到点钱，但没过几天人就进了医院。被车撞的。司机说他喝醉了酒自己撞上的。你信吗？”

“这关白鹤什么事？”

“关，非常关。不是关门的关，是关系的关。”